

4

鲁越 文庆 主编

名
著
与
太
师

ZHONGGUOWENXUE DASHI YU WENXUE MINGZHU

济南出版社

JINANCHUBANSHE

中国文学大师与 中国文学名著④

主 编
副主编
编 委



周士 丁 王 维 修 张 诚 梁 卫 辉 章 文 庆 灵 灵

黄泽继 黄 扬 梁卫辉

梁惠茹 章文伟 鲁 越

鲁 平 蒋一范 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济 南 出 版 社

中国文学大师与中国文学名著

鲁越 文庆 主编

责任编辑:孙凤文
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(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)

封面设计:黄华斌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张:60.875
字数:1300 千字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
1998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
印数:10001—15000

ISBN 7-80572-972-7/I·141

定价(共 12 册):66.00 元

(如有倒页、缺页、白页直接与印刷厂调换)

出版说明

《中国文学大师与中国文学名著》——不可抗拒的诱惑！

在浩浩荡荡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，中国的灿烂文化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的文学大师。这些文学大师在诗、词、小说、戏曲的创作中，为祖国的文学宝藏增添了许多咏吟千古的绝唱——名著、名篇。许多作品被广泛介绍到世界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，也使得世界人民得以一窥东方文学瑰宝的真面目，享受东方文明的沐浴。

为配合《世界文学大师与世界文学名著》的出版发行，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，我们组织了国内目前有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、评论家、研究员编写了这套《中国文学大师与中国文学名著》，精选了中国文学名著中的 12 本精华，然后进行白话改写和缩写，并详介作者生卒年月和生平，文学名著的思想内容、艺术成就、在文墨学林中的地位，一举三得，三位一体，使人们在了解了大师之后，欣赏到大师的名著，并能在赏析部分中系统地把握名著的精髓，增加阅读的情趣。

由于中国的文学大师们多生活在封建社会，且长期以来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加之历史的、环境的局限，使得大师们的名著有较大差异，思想性、艺术性不强的作品充斥在文学名著中，给我们甄选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。经编委们再三审定，才选中了这 12 本名著。即使是这样慎选的名著，我们充分考虑读者对象后，在缩写过程中还是删掉了个别不

妥之处，如笑笑生的《金瓶梅》，褚人获的《隋唐演义》等，把一些损害作品思想性、艺术性的某些章节剔除，但仍保持了原著的风貌，使广大读者开卷有益而绝无受害嫌疑。我们的宗旨只有一条：忠于艺术，忠于历史，实事求是，尽量完美。我们的原则也只有一条：不以编者好恶选择大师及大师的名著。

赏析方面的著述，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有偏颇和缺点在所难免。加之今日之学者，大多采用当今文学评论界最新观点和方法，争议和不成熟也是存在的，望读者匡正、赐教。

在编写此书过程中，得到了国内文学艺术界、文学评论界、出版界、在京各大院校师长们的指导，并参照了一些师长们的著述和观点，在此深表敬意和谢忱。

编·者

1995.5于北京

目 录

1 施耐庵

- 1.1 施耐庵及其他 (1)
- 1.2 水浒传 (5)
- 1.3 《水浒传》赏析 (108)

1.1 施耐庵及其他

施耐庵(1296—约1370),名子安,兴化(今属江苏)人,元末明初小说家,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的作者。相传在元朝至顺年间考中进士,到钱塘做过两年官。因为在官场内不顺心,弃官而去,迁居到兴化白茆镇(一说迁居苏州),闭门著书。传说施耐庵曾参加元朝末年张士诚的起义。张士诚被朱元璋击败后,他就回到乡里从事著作。明初皇帝召他进京做官,他是决不去。施耐庵所著的《水浒传》,又名《忠义水浒传》,描写的是人民起义故事,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宣和(公元1119—1125年)年间。到南宋时,宋江的故事已经成为艺人们评话演唱的重要内容。经过三百多年的流传,终于在《宋江故事》和话本、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了《水

施耐庵

1.1 施耐庵及其他

施耐庵(1296—约1370)，名子安，兴化(今属江苏)人。元末明初小说家，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的作者。相传在元朝至顺年间考中进士，到钱塘做过两年官。因为在官场内不顺心，弃官而去，迁居到兴化白驹镇(一说退居苏州)，闭门著书。传说施耐庵曾参加过元朝末年张士诚的起义。张士诚被朱元璋击败后，他就回到乡里从事著作。明初皇帝召他进京做官，他坚决不去。施耐庵所著的《水浒传》，又名《忠义水浒传》。描写的是人民起义战争。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宣和(公元1119—1125年)年间。到南宋时，宋江的故事已经成为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。经过二百多年的流传，作者在《宣和遗事》和话本、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了《水

浒传》一书。《水浒传》反映了一次人民起义的全过程，通过对“官逼民反”过程的描写，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残暴，歌颂了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人物。书中刻画了一批贪官、恶霸、土豪、泼皮等丑恶形象，如高太尉、祝朝奉、镇关西、牛二等。作者描写起义军消灭土豪武装的战斗有不少生动之笔，其中以三打祝家庄最为精采。毛泽东主席对此曾有过很高的评价，他说：“《水浒传》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，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。”《水浒传》中人物的性格总是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表现出来，又运用夸张、渲染、对比等手法突出英雄人物的个性。例如对武松打虎、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的描写。对李逵、解珍、解宝、阮氏三雄等人物的描写也很生动传神。《水浒传》继承了话本的传统，它的语言以北方群众口语为基础，采用白话叙述。语言生动、明快，富有表现力。《水浒传》以众多英雄人物被逼上梁山为主线，叙述了人民起义的发生、发展的过程，但它的结局是接受招安，是悲剧性的，这充分反映了作者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的思想局限性。《水浒传》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本子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后出版了一百回本，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。

对于这样一部被誉为能与《史记》媲美的“第五才子书”——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施耐庵，人们是敬佩、热爱、想见其为人的。他那谜一样的身世拨动着无数文人学者的心弦。于是，从本世纪初以来，学界对于施耐庵其人的探讨，也就一直不绝如缕，到了80年代，学术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环境气氛，无论是文物史料的搜集考定、信息资料的交流汇集、创新思想的开拓争鸣，都处在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之中。

这样，一个探索施耐庵身世之谜的热潮，也就顺天应人地在全国范围内兴了起来，出现了诸说蜂起、纷纭争辩的空前盛况。概括起来，当前主要的分歧说法约有三种：

1. 托名说。这是20年代初胡适首创的：“施耐庵大概是‘乌有先生’‘亡是公’一流的人，是一个假托的名字。”（《水浒传考证》）鲁迅先生也“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当代部分学者发展了此说，进一步论证施耐庵是明嘉靖武定侯郭勋门客之托名。其主要论据为：《忠义水浒传》一百回，乃是郭勋指使门客仿《三国志演义》编撰而成。为抬高书的身价，把写作时间拉到《三国志演义》之前的宋元时代，并在罗贯中之外虚构了一个施耐庵。（张国光《水浒祖本探考》）

2. 宋末元初《靖康稗史》的编者“耐庵”，就是著《水浒传》的施耐庵。因此，施耐庵当为宋末元初钱塘人，曾于元初編集了一本简略的《水浒传》。论据有三：①施耐庵是元人，《靖康稗史》编成于公元1267年，离南宋亡国只有十二年，可见耐庵也是由宋入元，两人生活的年代完全一致。②施耐庵是钱塘人，据《靖康稗史》序说，此书五种得之于“临安顾氏”，则耐庵与顾氏当为同城好友，对临安相当熟悉。那么两人的活动地点也大致相同。③施耐庵《水浒传》反映的是宋徽宗时的故事，《靖康稗史》所记的是靖康祸乱始末，愤叹徽钦二帝降金之耻辱，民族意识强烈。因此，两书在内容和创作精神上相通一致。由此可证，《靖康稗史》的编者耐庵即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施耐庵。（黄霖《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‘施耐庵的本’》）

3. 元末明初江苏白驹镇人施彦端，即《水浒传》的编撰

者施耐庵。这一说的主要依据是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。重要的约有：明·王道生《施耐庵墓志》，袁吉人《耐庵小史》，《施氏家簿谱》，施彦端子《施让地照》，施彦端重孙《施廷佐墓志铭》等。根据这些材料以及大丰、兴化等地有关施耐庵的民间传说，研究者们认为，元末明初，在现江苏兴化施家桥，和大丰白驹镇一带，生活着一位施让之父、施廷佐之曾祖名彦端字耐庵的人是可信的。而施彦端就是著《水浒》的施耐庵。（《对江苏省所发现的关于〈水浒传〉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》）

上述三种观点和持论者，都能在掌握一定史料的基础上，通过细致入微的勾稽探考、推论分析，撰成代表一家之言的具有一定分量的研究文章，从而也都对施耐庵身世的探揭，作出了巨大有效的努力。尤其是“白驹施耐庵”说，以其材料的丰富、观点的鲜明、结论的肯定，震动了论坛。并由此引发了全国水浒研究界空前未有的一场激烈争辩，不同见解的专家学者几乎全都参与了这场热烈非凡的论战。然而在现时的情况下，争论各方，也都因缺乏充分过硬的材料实证和无懈可击的严密论证，无法取得能排除任何反证的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。

封建文坛对通俗小说家的轻视排斥，造成文献史料的严重缺乏；历史年代的漫长久远，又使得这位伟大小说家的行踪实迹遗亡湮没；要从这朦胧渺茫、如山史案中，寻访到施耐庵的踪迹，确实是极为艰巨复杂而又不得不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。过程的终点在哪里呢？谁也不得而知，无法给予回答。它有待于水浒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爱好者，同心协力地寻秘索隐不懈探求；要求不同观点的持有者们，本着

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，通过讨论和争辩，消释分歧获得共识，在不断深入的施耐庵研究过程中，译破一个一个的谜团，从而使中国小说史上的这个百年悬案，有朝一日真相大白。

1.2 水浒传

王教头被逼走延安

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，有一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从小不务正业，只喜欢玩枪使棒，踢得一脚好毬，京师人不叫他高二，只叫他高毬。后来他将“毬”去了“毛”的偏旁，改作立人，叫作高俅。因为名声不好，又被人告了一状，东京城里谁家也不容他。高俅没有办法，只得来到淮西临淮州，投奔一个开赌场的闲汉柳大郎，一住就是三年。

这一年风调雨顺，哲宗天子放宽恩大赦天下，高俅便想趁机回东京去。这柳大郎和东京城里开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，便写了一封信，交给高俅，要他去投奔董家过活。

当时高俅辞别了柳大郎，背上包裹，离了临淮州，回到东京，一直来到董生家。董将士见了高俅，看了柳大郎的书信，寻思道：“这高俅我如何安排他！如果是个志诚老实的人，

可以容他在这里，也能教孩子们学点好。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，而且是个被断配的人，旧性必不可改。如果留在家中，恐怕对孩子们有影响；如若不留，又有碍柳大郎的面子。”当时便决定先将高俅留在家里住下，一边想办法另做安排。这样过了十多天，写了一封信，对高俅道：“小人家下萤火之光，照人不亮，恐怕误了你的前程。我今推荐你到小苏学士处，以后也好有个出头之日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高俅大喜，便带着书信来到小苏学士府内。小苏学士见了书信与高俅，知道高俅是个帮闲浮浪之人，心想：“我这里如何能安顿下他！不如做个人情，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，当个亲随。他喜欢这样的人。”

这王晋卿被人们称作“小王都太尉”，是哲宗皇帝的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驸马，最喜欢风流人物。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，非常高兴，便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。从此，高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。

一日，正值王都太尉生日，便吩咐府中安排宴席，专请小舅子端王。这端王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御弟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，琴、棋、书、画无所不通，踢球打弹，品竹调丝，吹弹歌舞，无所不会。

且说端王来到王都尉府中赴宴，居中坐定，都尉对席相陪。席间，那端王偶来书院少歇，猛然见到书桌上有一对羊脂玉做成的镇纸狮子，细巧玲珑，非常可爱。端王拿起狮子，看了一会儿说道：“好！”王都尉见端王喜欢，便道：“还有一个玉龙笔架，也是同一个匠人做的，现不在手头。明天取来，一并相送。”端王大喜道：“深谢厚意，想那笔架，必定更妙。”两个接着入席，一直宴饮到天黑，一醉方休。端王告别回宫

去了。

第二天，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，和两个镇纸玉狮子，用一个小金盒子盛了，黄罗包袱包了，写了一封书信，让高俅送去。高俅带着书信，捧着金盒，一直到端王宫中来。把门的转报院公。不一会儿，院公出来问：“你是哪个府里来的人？”高俅答道：“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的，特来送玉玩器给大王。”院公道：“殿下正在院子里踢毬，你自己去吧。”院公将高俅引到庭前。只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穿紫绣龙袍，腰系文武双穗绦，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，揣在绦儿边。脚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，周围有三五个人陪着踢毬。也是高俅该当发迹，时来运转，那个毬从地上飞腾起来，端王没接住，从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那高俅见毬过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鸳鸯拐，踢给端王。端王见了大喜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高俅上前跪下道：“小的是王都尉亲随，特送玉器进献大王，有书信在此拜上。”端王打开盒子看了，笑道：“姐夫真是如此挂心。”便叫人收了进去。

那端王问高俅道：“你原来会踢毬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高俅跪道：“小的叫做高俅，胡乱踢得几脚。”端王道：“好！你来陪我踢一会儿。”高俅拜道：“小的是何等样人，敢和恩王踢毬！”端王一再要他踢，高俅只得从命。才踢几脚，便博得端王喝彩。高俅这时便使出平生的本事，奉承端王。这气毬就好像粘在高俅身上一样。端王大喜，哪里肯放高俅回去，就留在宫中住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端王专请王都尉来宫中赴宴。王都尉看了令旨，随即上马，来到九大王府前，下马入宫，来见端王。端王先是称谢了送来的玉器。入席之后，又说道：“这高俅踢得两脚

好气毬，孤想要他给我做亲随怎么样？”王都尉答道：“殿下既用此人，就留在宫中服侍殿下。”端王欢喜，举杯相谢。

自从端王将这高俅留在身边作伴，高俅每日跟随，寸步不离。不到两个月，哲宗皇帝晏驾，因没有太子，文武百官商议，册立端王为天子，帝号徽宗，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。一日，徽宗对高俅道：“朕想要抬举你，按道理，有战功才可提拔。我先叫枢密院把你的名字列上，算做随驾迁转的人。”没有半年的工夫，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。

这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，选了吉日良辰，去殿帅府里上任。全府上下都来参拜，各报花名。高太尉一一点过，只差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名叫王进。王进因为半月前就生病，不能到衙理事。高俅大怒道：“准是那家伙抗拒官府，推病在家，快与我拿来。”随即派人到王进家捉拿王进。

这王进没有妻子，只有一个老母，年已六旬。来人将高太尉如何上任，如何不信王进生病，叫他们来捉拿一一告诉了王进。王进无法，只得抱病前来。参拜之后，立在一边。高俅道：“你这家伙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高俅喝道：“你爹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，你懂得什么武艺？你依仗谁的权势，敢小看我，推病在家，图清闲！”王进答道：“小人怎敢？实在是病没有好。”高俅又骂道：“贼配军，你既然害病，又怎么来得了？”王进道：“太尉呼唤，怎敢不来！”高俅大怒，喝令左右拿下：“给我重打这家伙！”府上众人都与王进要好，纷纷上前说情劝道：“今日太尉上任，是好日子，免了这一次吧。”高俅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今日看在众将的面子，先饶了你这一回，明天再和你算账。”

王进谢了罪，起来抬头一看，认得是高俅。出了衙门，叹

口气道：“俺的性命难保了。俺以为是什么高殿帅，却原来是东京帮闲的‘圆社’高二。以前学使棒时，被我父亲一棒打翻，三四个月起不了床，因此结下了仇怨。他今日发迹，做了殿帅府太尉，我正属他管。自古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。’这可怎么好？”回到家中，王进闷闷不已，对娘说了此事，母子二人抱头痛哭。娘道：“我儿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就怕无处去。”王进道：“母亲说得是，儿子也是这个意思。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，他手下的军官，经常有到京城来的，喜欢看我使枪棒，我们何不去投奔他们？那里有用人之处，完全可以安身立命。”

当下娘儿俩商议定了，收拾了行李、衣服、细软、银两包在一起，又装了两个料袋，拴在马上。等到五更，天色未明，王进将马牵出后槽，在后门外，扶娘上了马。家中粗重的东西全都抛弃，锁上前后门，王进挑了担儿，跟在马后，乘势出了西华门，往延安府而去。

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，在路上免不了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走了有一个多月。一日，王进对母亲说道：“我母子两个，摆脱了这天罗地网的厄运。这里离延安府不远了。高太尉要派人抓我，也抓不着了。”母子二人心下欢喜，走着走着不觉错过了住宿的地方，不知到哪里投宿才好。正在发愁，只见远远地从树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。转过林子来看时，却是一所大庄院，周围都是土墙，墙外有二三百棵大柳树。

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，敲了半天门，只见一个庄客出来。王进上前施礼。庄客问道：“来俺庄上有什么事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：小人母子二人，因多走了些路程，错过了宿店，来到这里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想在贵庄借宿一夜，明天

便走。依例拜纳房金，万望周全方便。”庄客道：“既是这样，等我去问过庄主太公，他若答应，但住不妨。”

庄客进去一会儿，出来说道：“庄主太公叫你两个进来。”王进扶娘下了马，挑着担子，牵了马，随庄客来到打麦场上，放下担儿，把马拴在柳树上。母子二人，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。

那太公年近六旬，须发皆白，头戴遮尘暖帽，身穿直缝宽衫，腰系皂丝绦，脚穿熟皮靴。王进见了便拜。太公连忙道：“客人不要多礼，你们路上辛苦，快坐下歇息。”王进母子二人坐定，太公便问：“你们从哪里而来？为何这么晚来到这里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原是京师人。因做买卖赔了本钱，如今要到延安府投奔亲戚。没想到错过了旅店，只得在太公庄求住一宿，明早便走。”这太公忙叫人安排母子二人食宿。

第二天，天已大亮，还不见他二人起床，太公便叫道：“天亮了，可以起床了。”王进忙出来向太公施礼，说道：“小人早起了，只是老母昨日一路劳累，晚上心疼病犯了。”太公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客人不要烦恼，你们就在我这里住些日子，我有治心疼病的药方，叫庄客去抓药来与你母亲吃，慢慢休息就会好的。”王进谢了。

王进母子在庄上住了六七天，老母的病已痊愈，王进收拾了要走。这日因来后槽看马，只见空地上有一个后生光着上身，刺着一身青龙，约有十八九岁，正拿条棒在那里练武。王进看了好一会儿，不觉脱口说道：“这棒使得不错。只是还有漏洞，赢不得真正的好汉。”那后生听了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来笑话我的本事？俺经过了七八个名师的指点，

我就不信不如你！你敢和我比试么？”

话没说完，太公来到，说那后生：“不得无礼！”那后生道：“这家伙笑话我的棒法。”太公问道：“客人莫不是会使枪棒？”王进道：“倒是会一些。请问这后生是府上什么人？”太公道：“是老汉的儿子。”王进道：“既是宅里的小官人，如果爱学，小人可以指点他。”太公道：“那太好了。”便叫那后生来拜师父。那后生哪里肯拜，心中越发愤怒道：“爹爹别听他胡说。如果他能赢了我这条棒时，我便拜他为师。”说着，把一条棒舞得像风车一样地转，向王进道：“你来，你来，怕的不算好汉。”王进只是笑，不肯动手。太公道：“客官既有心教小儿，就和他比试一下也没关系。”王进笑道：“我恐怕冲撞了令郎，大家都不好看。”太公道：“这没关系，就是打折了手脚，也是他自作自受。”

王进道：“恕我无礼。”去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，来到空地上。那后生拿着棒直朝王进打过来。王进拖了棒便走，那后生紧赶过来。王进回身，将棒从上劈了下来，那后生用棒来挡。王进却不打下来，将棒往那后生怀里捌过来，那后生的棒一下子丢在一边，人也往后倒下。王进赶忙上前扶住道：“休怪，休怪。”

那后生爬了起来，便去旁边搬了一条凳，请王进坐下，便拜道：“我经过了许多师父，原来半分不值。师父，没办法，只得向您请教。”王进道：“我母子二人，连日在你家打扰，理当效力。”太公大喜，叫那后生穿好衣服，一同到后堂坐下。叫庄客杀了一只羊，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，请王进的母亲一同入席。太公劝了一会儿酒，说道：“师父武艺如此高强，必定是个教头，小儿有眼不识泰山。”王进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